

广西多名患儿接受慈善手术后蹊跷死亡

对于外界的一切新鲜事物，懵懂的陈晟不能像同龄孩子一样快乐地浏览，因为他每走一步都会气喘吁吁，他只能睁大眼睛，好奇地四处观望。

父亲陈录威看着这个面色苍白、嘴唇有些发紫的儿子，揪心地痛。

陈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家庭贫困，陈录威根本无法送孩子医治。去年，广西民政部门开展“贫困家庭残疾儿童救助行动”，补助每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2.1万元手术费，但必须到指定的医院接受治疗。而当陈晟住进指定医院时，却再次以“病情严重、建议到上级医院治疗”为由拒绝治疗。

更不幸的是，在这场“贫困家庭残疾儿童救助行动”中，多名患儿的生命永远地消失了，将民政部门开展的慈善手术烙上了一个深深的伤痕。

家长躲在深山大哭

10月12日下午，记者来到了陈家——广西恭城观音乡观音村111号。

小陈晟的爷爷两年前去世，一家四口只靠不到两亩田维持生计。2000多元，这个只相当于城市中普通企业员工的月工资收入，却是陈家一年的总收入，除去吃饭开销，所剩无几。

陈晟的父亲陈录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头上已有些许白发，看上去比他44岁的实际年龄更苍老些。母亲卢婉玲在家务农，带着孩子。

陈录威说，当陈晟出生只有8个月时，一次，他发现儿子感冒、发烧，便带着孩子到县城医院治病。后经检查，儿子不幸被确诊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少则一两万元，多则上10万元啊！”陈录威事后流着眼泪回忆说，儿子确诊的消息出来后，一家人陷入了绝望。妻子则每天以泪洗面。

上万元的医药费，对于这个贫困家庭而言，无疑是笔天文数字。按照陈的说法，一家人要不吃不喝10年，才能筹够最低的手术费用。

家住恭城县黄贞蓉的小孩也遭遇了同样的不幸，家属也未能从民政部门或医院获取一分钱的补偿。家人担心黄伤心过度，将小孩的生活照全部烧掉了。如今，她只能每天看着女儿残疾证上的寸照，以解相思之苦。

“即使是有钱，我们想弄清医院是否有责任，可我们出不起鉴定费啊。”陈丽娟说，医院不同意他们看孩子的病历本，也未说清楚死因。他们本想与医院打官司，争取点赔偿，但没有钱请律师。而且在此之前，他们与有关部门已签订了协议，手术出现的后果由家属承担。

“对孩子的死，我们想弄清医院是否有责任，可我们出不起鉴定费啊。”陈丽娟说，医院不同意他们看孩子的病历本，也未说清楚死因。他们本想与医院打官司，争取点赔偿，但没有钱请律师。而且在此之前，他们与有关部门已签订了协议，手术出现的后果由家属承担。

“他们开始说可以做手术，可后来又说做不了。”陈录威告诉记者，当时，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医生表示可以做手术，可后来被民政局送到该医院治疗后，只住了两三天病房就被“请了出来”。

“他们说这个手术比较复杂、费用高，推荐我们去上海的医院做。”陈一脸无奈。

“如果现在儿子还活着的话，有3岁了。”欧阳植勤是欧阳群陆与妻子陈丽娟的心肝宝贝，同样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据欧阳群陆介绍，去年12月底，他们接到通知，可以前去动手术。今年1月1日，他们再次抵达南宁。两天后，孩子正式动了手术。因为想留个纪念，手术前一天，他们带着孩子上了南宁市的一家照相馆，花60元

拍了4张照片。可让他们未曾想到的是，这是孩子生命中最最后一次照相了。当时，孩子才两岁零七个月。

今年1月3日上午11时许，欧阳植勤被推入手术室。术后，医生声称很成功，但因为给孩子打了麻醉针，还在昏睡中，不方便见面。就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欧阳群陆等人只能在重症监护室外瞅上一眼。

1月25日，这是欧阳群陆一生中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当天，躺在监护室的儿子死了。

事后，陈丽娟被医生告知，如果他们不要骨灰，可以免费代为焚毁。如果要骨灰的话，就要收1000多元。

“当时我们实在没有钱，而且按老家的风俗，也不能带夭折的孩子回去。”陈丽娟说，就这样，一条幼小的生命悄然陨落了。

“对孩子的死，我们想弄清医院是否有责任，可我们出不起鉴定费啊。”陈丽娟说，医院不同意他们看孩子的病历本，也未说清楚死因。他们本想与医院打官司，争取点赔偿，但没有钱请律师。而且在此之前，他们与有关部门已签订了协议，手术出现的后果由家属承担。

“我们不敢要赔偿，也不知道如何要。”陈丽娟说。关于手术失败是否给家属进行人道主义补偿时，民政厅的一位负责人告诉她，因为这是慈善手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补偿，原本他们建议指定医院给患者购买保险，但被对方以“费用高”为由拒绝。

“有些医院跟卫生厅关系好些，当然就获得了利润大的项目。”对于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指定在几家医院治疗的事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名女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医院也是“三甲”，完全有能力给病情轻微的患儿做手术，却并不属于有关部门指定的医院。

桂林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科的工作人员认为，在桂林至少有5家“三甲”医院，其中几家做先天性心脏病手术也很成功，完全可以在这些医院进行。

慈善行动被指变味

从2007年7月起，广西自治区民政厅开始在全区范围内实施“贫困家庭残疾儿童救助行动”，将用2至3年时间，为199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具有手术适应症的残疾儿童进行手术康复救助。

这原本是个很鼓舞人心的慈善行动，但一些人却认为这次行动有些变味。

患者家属俸必梅告诉记者，她女儿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们家住桂林附近，市区就有数家三甲医院可以做同类手术，但由于民政部门指定了医院，他们只能乘坐8个小时的汽车，赶到自治区人民医院治疗。

“如果多几家医院可供选择，早点做手术就好了！”俸必梅说，在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她的女儿终于等到了手术，但不幸还是去世了。

“我们不敢要赔偿，也不知道如何要。”俸必梅说。关于手术失败是否给家属进行人道主义补偿时，民政厅的一位负责人告诉她，因为这是慈善手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补偿，原本他们建议指定医院给患者购买保险，但被对方以“费用高”为由拒绝。

“有些医院跟卫生厅关系好些，当然就获得了利润大的项目。”对于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指定在几家医院治疗的事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名女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医院也是“三甲”，完全有能力给病情轻微的患儿做手术，却并不属于有关部门指定的医院。

桂林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科的工作人员认为，在桂林至少有5家“三甲”医院，其中几家做先天性心脏病手术也很成功，完全可以在这些医院进行。

尴尬的慈善手术模式

据记者调查，“贫困家庭残疾儿童救助行动”的救助资金，一部分来自社会福利彩票公益金，还有一部分是爱心人士的捐助。这次行动开始后，广

西自治区民政厅和卫生厅在全国确定了17家定点医院，各市的定点医院负责当地除先天性心脏病外其他疾病的手术治疗；自治区级定点医院负责全区疑难病症的手术治疗；自治区人民医院、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则是作为全区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的定点医院。

“这些救助资金也有个人或团体的捐助，为什么在选择指定医院时不搞听证呢？”一些人对将利润最高、金额涉及数千万元的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被指定在屈指可数的几家医院的做法，表示了质疑。

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似乎证实了市民的质疑。

被指定做先天性心脏病手术之一的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他们做这项手术是亏本的，有些患儿花费了上10万元，但他们从民政部门获得的补助却不过区区两万多元。而且，一些复杂的手术，他们也无法做，一般都建议家长去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大医院。至于为何不请外地专家来广西做手术，对方表示费用太高。

据自治区民政厅的一名官员介绍，他们当时制定每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补助2.1万元的价位，是咨询了数家做该类手术的医院和卫生厅的，价格定得比较合理。一般来说，该类轻微患儿的手术费为1万多元，剩余的就归医院赚了。而有极少数是重病者，费用也就数万元，总的来说，医院根本不会亏本，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为何要指定屈指可数的几家医院做先天性心脏病手术？记者在走访广西自治区民政厅和卫生厅两部门的负责人时，双方却声称，都是对方拍板指定的医院。至于为何选择这几家医院，两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均称是因为这些医院的医疗水平高，安全有保障，也便于管理。不过，两部门有关负责人也承认，广西各地也有一些医院可以做同类手术。

据《法制周报》

少年坠楼砸伤美女 称要照顾其一辈子



坠楼的刘世峰



刘燕

构网架工程有限公司的。

奶奶称刘燕为“燕子”。18岁的燕子很能吃苦，今年7月自己在周口老家开了个服装店，她一个月要来郑州进两三次货。为省钱，她总是赶最早最便宜的那班长途车，车况不好，刘燕晕车，但从不在乎这些。

10月8日，是刘燕第五次来郑州进货，从小抚养她的奶奶记得比谁都清楚。奶奶说：“当天我就觉得心慌，觉得哪儿不对劲儿。”

当天上午9时许，郑州金三角服装批发市场。刘燕在市场转悠了几圈，该批发的衣服差不多也都拿到了。刘燕转到金三角东区南门，准备去赶火车。这时她驻足留意了一下一家店铺的衣服，准备记下比较好的搭配款式回去借鉴。

金三角服装批发市场共有4层楼，在4层楼顶(近15米

高)正在搭建一个棚顶，棚顶下面支撑着密密麻麻的钢管支架，施工人员正在刷白漆。这个棚顶盖了一个半月，再有四五天就竣工了。和刘世峰一起高空作业的有8个人，但只有4个人系了安全带，刘世峰想去系时已经没了。他就直接爬到棚架上，没安全带对他来说已习以为常，爬着爬着，脚下一滑，掉下去了。

那是上午9时40分，他刚好砸中了正在看衣服的刘燕。

“摔下来后身上几乎没有知觉，当时估计我就要死了。”刘世峰下意识张口喊“妈妈”，但还未喊出，就昏了过去。在场的人说：这两个孩子不中了。

**医生感言
多处骨折幸运捡了条命**

“疼，疼，妈妈疼……”10月14日下午2时，18岁的刘燕被推出手术室，麻醉后的疼痛让她使劲撕扯自己的头发。

80岁的奶奶、父母都哭瘫在地。

当天，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手术室，从早晨8时到下午2时，刘燕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手术。

看着女儿受罪，母亲这些天几乎崩溃，她哭着说：“刚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燕子脸色苍白，眼睛朝上翻着，一动不动。”看护的医生轻轻拍打着她的脸颊，怕她睡着，呼唤着：“刘燕、刘燕，醒醒。”“妈妈在

这儿，燕子，听到妈妈的声音没？听到了跟妈妈点点头。”刘燕母亲紧抓着女儿的病床，又怕用劲晃动让女儿的伤口疼，只敢轻声喊。

燕子轻轻点了点头，这一点头也让众人宽了宽心。

一个小时后，麻醉过后的燕子感到了刺骨般的疼痛。

燕子背上有一个几乎半个脊柱那么长的刀口，而家人告诉她只有一指来长。

幸运的是，她的手术非常成功。她的主治医生，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脊柱病的副教授王卫东也很欣慰，他告诉记者：刘燕的胸椎有三处骨折，一处粉碎性骨折，另两处都因外力被压弯；胸骨横断骨折，肋骨五处骨折。最严重的就是胸椎的三处骨折。据判断，燕子被砸中的可能是颈部。

对于胸椎骨折，是首先要进行的手术，如不尽快手术，可能会带来驼背或迟发性瘫痪的后果。

接下来，刘燕的骨折部位可能不需要进行大的手术，前面的胸骨、肋骨处的骨折保守治疗，恢复静养就会慢慢康复。燕子的母亲告诉记者，如果恢复好了，她可能不会瘫痪，希望燕子能重新站起来。

右肾挫裂的刘世峰躺在病床上，不能起床活动，他午饭能吃两个包子喝一碗汤，气色很好，比较健谈。

刘世峰提到燕子的时候，

眼睛立即红了，泪水在里面打转。因为不能动，他让妈妈去看燕子，带去了营养品。

16日，他借记者的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录下了自己想对燕子说的话，他说：“刘燕姐，不介意我这样叫你吧……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谢谢！等我能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你。”他告诉记者，燕子姐比自己大一岁，他要认她为姐姐，开封和周口离得不远，两家还要经常往来。他希望尽快好起来，去照顾她。但医生说，至少还得1个月时间才能起床活动。

15日，刘世峰的身体明显好转。对于刘燕的救命之恩，他母亲说，燕子比他大一岁，刘世峰要认她为姐姐。做牛做马也要报答，要一辈子记在心里。

记者将这段视频带到了燕子的病房，燕子和她的母亲一起看了视频。母亲看完流下了热泪，她说，她们都不怪男孩，这是命。她笑着说：也许上辈子女儿欠刘世峰的。

做完手术时间不长，燕子还不能活动，沉默寡言，表情凝重。记者问燕子：“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吗？”

她回答说：“没。”

记者问：“你现在挺过来了，还救人一命，是不是感到欣慰？”

她说：“是的。”

记者：“你想对刘世峰说什么？”

燕子选择了沉默。

女孩父亲

我为医疗费跑肿了脚

刘世峰住院花了近8000元，施工方河南通力钢结构网架工程有限公司目前只交了6000元，并且听说刘燕那边的治疗费，也一再拖延。“真不行就有撕破脸那一天，去告他去！”刘世峰的母亲说。

据估算，刘燕的治疗费得10万元左右，为了减少花费，他们选择了国产的医疗产品，节省了近一半的手术费用。

燕子的二姑说，燕子转院时，由于施工方一直不同意转院，并要家人写什么“如转院发生的一切后果自负”的证明。为了不耽误刘燕治疗，10月12日，家人自己办理了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手续。

燕子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开着一家洗衣店，因为季节的缘故，这几个月根本没有挣钱。这些天的治疗费用，都是燕子父母东挪西借的，已交了35万元。

“都急糊涂了，这两天脑子都快坏了。”燕子的父亲说，这几天，一边照顾女儿一边找施工方要医疗费，脚都跑肿了。记者采访时，见他穿双棉拖鞋，脚脖处粗了一大圈。

“俺漂漂亮亮一个姑娘，连对象都没找，就遭这样的罪，换成他们当父母，心里啥滋味？”刘燕父母对于施工方拖延着不处理问题，很是生气。

据《东方今报》